



还原俗言俚语的真正含义

揭破“想当然”的常识之误，分解“常言道”的来龙去脉

CHUKOU CHENGCUO

HUANYUAN SUYAN LIYU DE ZHENZHENG HANYI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刘玉凯◎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口成错——还原俗言俚语的真正含义/刘玉凯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6-1027-8

I. ①出… II. ①刘… III. ①汉语—俗语—研究 IV. ①H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9043 号

责任编辑 宋庆万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任燕飞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1027-8/G · 1614

定 价 32.8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一、这本书怎么读

《出口成错》是一本学术随笔，是让读者看得懂的书，我相信，这也是一本有趣味的书。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那些并不专门研究文学和语言的朋友一个简单有趣的读物。因为我从事文学和语言的研究多年，写了几本书，大多是专业性很强的。许多朋友向我索书，我说：“真对不起，我的书你们不一定喜欢，将来我要写几本你们可能喜欢的书，送你们。”这本书就是其一了。

所以，这一本书应该有两种读法：心急的朋友可以跳着读。就是跳过你所不喜欢的引文资料，一目十行地读。你很快地就会了解我的文章想说的是什么。比如“嫦娥”原来就是“姮娥”，“打尖”原来就是“打火做饭”，“搭讪”原来就是“搭界”，“无毒不丈夫”应该是“无度不丈夫”等等。这样你觉得有所收获我也满意了。总而言之，让你开卷有益。读过之后，至少心情快慰，好像有点知识的获得，还可以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耐心的读者也许愿意读得仔细一点，除了读我的结论意见，还可以注意一下书中的资料依据，注意那些令人感兴趣的文学片段、史料细节，那些笑料和故事，那些行文中的随感和题外话。写书的人对读者不能自以为是，不负责任，当我想说一个意见的时

候,就应该表明我为什么这么说,依据是什么,不然岂不真成了胡说!

二、这本书的书名

书名叫“出口成错”,如朋友们能够猜出来的,是从“出口成章”这个成语来的。我的意思是出口成章好,也很可能出口成错。中国人里面没有说过错话的人大概不存在。说不定一开口就会说错。其实说错了,也没关系;只是觉得到底不如不错好。

说话时、读书时注意一下,尽可能地不出错,是个极限的要求。我们努力就是。吴世昌先生谈治学经验时说:“不论看什么书,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不迷信书中所说。对于古人、今人(包括老师、权威、名流)也可能错,自己也可能错。总之,对于一个问题要反复考虑,不得到满意合理的答案,决不停止研究。”他说到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即《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所载《释〈书〉〈诗〉之“诞”》,就是考论《书经》、《诗经》中的“诞”字到底怎么讲,他说《书经》中的“诞无我责”和《诗经》中的“诞弥厥月”、“诞置之平林”的“诞”,二千年来都误为“大也”,“虚妄也”,其实都讲不通。他考证的结果也否定了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中说的“发语词,无义”的说法。认为“诞”应该讲作“当”。一声之转,意义即通。真叫顿开茅塞。

注意语言的问题,将那些顿开茅塞的体会写下来,就成了这本书。我自己曾经出错,或者知道别人说话出过错,记下来,加以考证研究,成了一本书。这不是一本抄字典的书。一般在字典中已经说明白的词语,我的书中都不收。要有自己的发现,才肯写。读书得间,趣味横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哗众取宠之意。宋代

各有侧重罢了。

可以肯定地说,刘玉凯教授提供给读者的,是一部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的雅俗共赏的学术随笔。此书内容丰富,眼界开阔,立意甚高。作者的写作态度相当严谨。他在论证俚语、俗语、成语、隐语的来源,阐述俚语、俗语、成语、隐语的含义和写法用法时,广泛引用了先秦至清代包括经史子集,佛道儒法兵诸家在内的不计其数的古籍,众多近、现代学术名家的著述以及西方学术经典,旁征博引,入情入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作者没有板着面孔写作,而是以同读者交谈的方式,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并且文笔生动,挥洒自如,读来饶有兴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作者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普及历史、文学、语言、民俗、绘画、书法乃至天文、地理、科技等各种知识,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高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颇有裨益。

我深信,许多读者得到刘玉凯教授的这本《出口成错——还原俗言俚语的真正含义》一定爱不释手。

祁连休

2011年深秋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 序言

我和刘玉凯教授相识,已近三十年。我们在学术方面有过多
次合作,并且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交往过程中,我们逐渐加深了
解,知道他的学术积累丰厚,精力充沛,涉及文艺理论、现当代文
学、民间文学等领域,是一个学术上的多面手。他的《鲁迅钱钟书
平行论》、《破解鲁迅》等著作,早已在学界产生影响。即将付梓的
《出口成错——还原俗言俚语的真正含义》是一本学术随笔,其中
的文章是他前些年在教学、研究之余陆陆续续撰写的,广泛涉及文
史哲诸多领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他的多面手功力和特点。

这本学术随笔,涉及成语、俚语、俗语、隐语等与世人关系密切
的、为世人经常使用的众多词语。不同年龄的读者,在日常生活当
中无不接触各种成语、俚语、俗语、隐语。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这
些词语,就成为有利于人际交往和体现自身文化素养的一门学问。
丰富人民的文化知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有关成语、俚语、
俗语、隐语等,乃是刘玉凯教授撰写此书的初衷,也是此书的文化
价值和社会意义所在。刘玉凯教授在本书《前言》中,引用了著名
古典文学专家吴世昌先生的一句名言:“古人、今人(包括老师、权
威、名流)也可能错,自己也可能错。”吴先生的这句话,是在谈治学

经验时讲的。它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使用俚语、俗语、成语、隐语也具有指导意义。我自己在阅读刘玉凯教授的这本学术随笔时，就受益匪浅。

打开本书可以看到，全书共收有 100 篇文章，分为正源编、正义编、正字编三部分，内容各有侧重。

正源编包含 33 篇文章，以探讨、分析有关成语、俚语、俗语、隐语的来源、演变为主要内容。譬如：《“东西”为什么不叫“南北”》、《“馄饨”与“浑脱”》、《匡衡是“借光”第一人》、《“老子”为什么“天下第一”》、《“拍马屁”与“马癖”考》、《“敲竹杠”与鸦片》、《“纸老虎”源于民俗》、《“上当”是从当铺来的词》、《“二百五”与“推牌九”》。

正义编包含 39 篇文章，以探讨、分析有关成语、俚语、俗语、隐语的含义及其变化为主要内容。譬如：《“阿堵”不是钱，“宁馨”不是儿》、《“种芝麻”和“吃茶”的风俗》、《“风马牛”当然“不相及”》、《“胡床”不是睡床》、《“挥金如土”原是绘画语言》、《“三长两短”就是死》、《“行李”含义的变化》、《“一白遮百丑”的三种意义》、《“磨洋工”与洋人无关》、《“旧瓶装新酒”源于一个翻译错误》。

正字编包含 28 篇文章，以探讨、分析成语、俚语、俗语、隐语等的正确写法与用法为主要内容。譬如：《为什么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好事多磨”与“好事多魔”》、《“伙伴”源于“火伴”》、《“你们”的古代写法》、《“养家糊口”应是“养家活口”》、《荆山玉怎么成了“金香玉”》、《“跟班”确是“跟办”》、《“骨瘦如柴”应是“骨瘦如豺”》。

当然正源、正义、正字三者之间彼此关联，不可能截然分开。书中有的篇什，甚至兼有正源、正义、正字的内容，只不过三类文章

朱熹《延平答问》：“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可见学问之道，应该有这样的境界。

三、读书得间

我平时读书，有喜欢钻牛角尖的习惯，自己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优点。别人说我书呆子、书虫子，我也认了。我们每天都在读书写字，很少怀疑语言工具的优劣是非，我却常常对此生疑。以运用语言来说，我们只要做到“一切从众”即可以说得过去，不必要讲究个人性。语言是民族公器，不管文化水平高低，他们都有使用语言、创造语汇的权力。不叫权力吧，叫能力也行。这是无法将其剥夺的。可是，从事专业文化工作的人，总应该晓得自己是有特别义务维护中华民族语言的科学性和纯洁性的。静安先生有云：“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我常常怀疑我们说的话、写的字可能有很多是不正确的，是没道理的。于是就随时注意应该正确理解、正确使用的词语。将一点点的体会写成文章，存入电脑文档。我在课堂上也时时向我的学生说到一些有趣的例子，多能够给学生带来一种格外的惊喜。我试着将几篇文章在报刊发表了。读者对此也颇有兴趣。这增加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胡适说过：“发现一个字的读音和发现一颗行星的功劳是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发展是应该不断地重视发现的，这不但对自然科学适用，对社会科学也适用。从发现的意义上讲，胡适说得对。

我认为，读书和写作至少要自得其乐，进而乐及他人。这种说法大有趣味主义之嫌。但是，总不能说读书是自找苦吃，同时也殃及他人吧。随着积累的资料多起来，发现要写的题目也非同小可。于是，越写越郑重起来了。本来轻松愉快的心情，还时时地激动不

已，义愤填膺时而有之，悲天悯人的时候也不少。从而想到，不介入思想情绪的学术研究大概是从来没有的吧。

比如，“头发长，见识短”一语，就让人感受到有难以接受的女性歧视观念。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于男性，这种认识已经化而为俗。总觉得不清楚不甘心似的。还有“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竟然对孩子的生存死活漠不关心，也实在不能容忍。“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说法，也经常成为恶意待人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将中国古语中的“无度不丈夫”讹传成了错话。这么一改，连“度量”一词也成了“肚量”了，张扬了恶性而遮蔽了人的美好性情。凡此种种，一个词的使用也不能不是精神文明的窗口。

中国语言中肮脏的成分也不少，如“什么都是逼出来的”，就是粗鄙的语言。每次听到很新潮的女性在大庭广众的报告、发言、演讲中用这句话时，总为她脸红。但是我们没有《皇帝的新装》中小孩子的勇气肯说出真相。“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也是一句糊涂话，因为，这样说是以跳到黄河能够洗清为前提的；而原语是说黄河本来就不清，跳到那里边洗就是个错误。

因此，我想到，我们做语言工作的人，都应该有一个不能逃避的责任，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语言纯洁而努力。如果明明知道说的写的是一句错话，就从此不再那么说那么写才好。大家齐努力，篡改一句歌词：团结就是力量，让不合理的语言死亡！

四、为什么会说错话

因为中国的文字太复杂了。

汉字是记形体系，不能记声。这就给文字的流传带来一些麻烦。由于中国字古今读音不同，各地方言读音也不同，一个字有很

多读音,古往今来,还没有谁敢说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即使是现代的普通话读音也有许多无奈的事。如“给”在“给予”中规定应该读成近似“鲫鱼”才对,是可笑的,这是方言不同造成的。山东人说“给我”也说成“己我”,所以没有必要规定“给”有“jǐ”的读音。同样广东的“东莞”应该读作“东晚”,为什么要读成“东管”?不就是因为方言吗?如果照顾方言,那么,为什么不把香港读成“红港”?

这些问题也让语言学家头痛!

当然,一个词的音义之变也不是都有那么大的严重性。但是谬误对比正确而言,正确一面总显示出一种特别的诱惑力和优越性。鲁迅套用过苏轼的诗,说过“人生识字胡涂始”。这是对语言运用者不明白真义却听任其含混的现象而言的。按说,人能够识字、写字并不是糊涂的开始,应该是聪明的起点。鲁迅说的是,我们如果不明白文字的真义,保不准会胡说胡乱写一气。比如,我们有人经常说的“味道”一词就用得不对。我们混淆了“气味”与“味道”的不同。“气味”关乎嗅觉,“味道”只能由味觉承担,即由舌头来管。说“我闻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那就是一句胡话。我们又常说“太多的感谢”之类的话,其实也是不对的。“太多”一词有“厌其多”之义,而感谢是一种真情,何必厌其多呢?我们说错话的原因全由于我们心浮气躁,或者专门知识不足。这似乎不应该由我们语言的应用者负责。而应该由研究语言的人将此类现象综合研究,提出自己的纠正意见。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大淖纪事》,开头就说:“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

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他是用力思索才找到这个“淖”字的。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这样的文字有益于文字“字形”的稳定,而不利于“字音”的稳定。如“杳見”这个怪词就是“角落”的生造词,喜欢用俗语的作家将“琢磨”写成“咂磨”,“厌烦”写成“腻歪”,“极好”非得说成“贼好”,也是多此一举。诸如此类,“窝囊”肯定是“无能”之讹;“百孔千疮”实在应该是“百孔千窗”之讹;“阴阳搭讪”应该是“阴阳搭界”之讹,“搭讪”一词的词义不清;“神魂颠倒”应该是“晨昏颠倒”之讹,将早晨和黄昏分不清了;“瞌睡”是“渴睡”之讹,即渴望睡眠;“贫嘴”是“频嘴”之讹,即多嘴;“偷梁换柱”是“托梁换柱”之讹,不托起屋梁如何替换柱子;“忍气吞声”是“饮泣吞声”之讹,“饮泣”即低声地哭,并不是“忍”;戏谚中的“装龙作龙,装虎作虎”也应该是“装聋作聋,装瞽作瞽”,演戏和龙虎没什么关系;“没辙”当然就是“没折”,皇帝坐朝,大臣有折早上,没折即收摊回府;“献演”讹成了“现眼”,从中性义转化为贬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丢人”岂不更好吗?

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到翻译文学使用口语应该注意的事:“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二心集》)这里说的“别闹”、“别说”是“不要闹”和“不要说”的意思,而从字面上讲,应该是“另外闹”和“另外说”,正好相反。所以,“别”其实是“不要”的音变,讹成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别”。有点像“不用”写成了“甬”,“不好”成了“孬”。

这些例证说明了,语言音变错讹异变,褒贬意义的演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讲道理的现象,不可避免的现象,都有道理可讲。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中国汉字却能够读出不同的音来,这在中国却是常事。因为同字不同音,别人就听不懂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字了。本来是普通的一个字,由于听者不明白,以为汉字中没有那个字,于是好事者自命仓颉,主观地造字,或者寻求其他字替代,也就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如“角落”在某些方言区读成 gālǎ,不知道怎么写,就造了“𣎵𣎵”这两个怪字。另外,方言中有读“家”为“各”音的,于是,“杨家庄”、“赵家庄”就成了“杨各庄”、“赵各庄”。关于中国语言的音转现象,清代安邱人王筠撰《蛾术编》二卷之卷下有云:“《说文》:‘眊,目少睛也。’则《孟子》胸中不正之说也。‘蔑,劳目无精也。’则以劳致然也。惟‘瞢,目不明也’。与今所谓昏花者近。”近人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八:“按文字孳乳悉由双声相转。大抵发音部位相同之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此通例也。眊、蔑、瞢三字,并一语之转,皆言目之昏暗不明耳。何尝有其他区分乎?”他举出诸如:蔽不相见谓之覞,目不明谓之眊、瞢、吻等,谓皆此声此义。又如惑谓之迷,卧谓之寐,翕目谓之瞑,不明谓之梦,目无牟子谓之盲,艸入目中谓之眯,亦言目之不能见物也。又如,火不明谓之莫,月未盛谓之朏,日且冥谓之莫,日不见谓之杳,日且昏谓之𣎵,莫谓之晚,窈谓之冥,暗谓之昧,晦谓之𣎵,亦莫非声近语转,义同一源。他说:“若此诸字,今声虽不同纽,而古人声宽,皆得谓之双声。苟能循双声之理以说字,则因声系联,一以贯之矣。”

五、考证并不可怕

本书中有些篇章,并没有想纠正什么错字错词,而是一些通俗考证。在学术界,说到考证,好像必须是“京华何处大观园”、“杜甫有过几个老婆”、“杨贵妃入宫前是否为处女”、“鲁迅与许广平的第一次接吻的时间”、“鲁迅一辈子挣了多少钱”等一些“大事”。可是我总觉得那些事的考证没有多大意义,倒觉得我们口语中的许多词语源不清楚,需要有人做一点研究。比如“敲竹杠”、“纸老虎”、“走狗”、“拍马”、“丧家狗”、“上当”、“绿头巾”、“扒灰”、“三长两短”、“坑人”、“发财”、“衣冠禽兽”、“老子天下第一”,说来都有出典,可是由于这些词太通俗,我们使用这些词时并不存在多大的难度,于是在理解上也就不想刨根问底了。自由地使用,而不知道词出何典。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本有趣的书,是清代张南庄写的,就叫《何典》。它是一本小说,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评论它,那根本就不算一本好书。我也并不喜欢它。不过,小说全部用俗语写成应该说是一个特色。对于我们研究通俗语言,正好是个“典”。因为没有俗语词典,现在我们也并没有一本很完整的俗语词典。鲁迅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引用了光绪五年(1879)《申报馆书目续集》上印的《何典·题要》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华盖集续编》)

宏观的理论建设总需要以现象研究为基础。我的书中重视研究个案,以收集资料,做铺平道路的石子。此番心情,也是“此中人语”,“不足为外人道也”。

六、语言错误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对中国汉语词语音义的形成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考察起来,汉语音义演变中出错的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书版印刷过程中因形近而导致的讹误,如“高雅”古代写成“高疋”,进而讹成了“高足”。“目不识个”讹成了“目不识丁”。

第二,从口语向书面语转化过程中的错讹,如“杨家庄”成了“杨各庄”。

第三,口语因口耳相传形成的传说,西南少数民族中大量存在着的“光加桑”、“反江山”、“岩江片”、“阿方”、“阿悦”都是汉族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主人公“谎张三”,由于民族语言的差异,就传成了各色各样。“拆东裳,补西裳”成了“拆东墙,补西墙”。古代文献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努力”一词不见于《说文》,但是,汉诗中有“努”字,如“愿君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好古者每以“弩”代“努”,其中必有原由。如《太平御览》就是。细考其“弩”、“努”二字,我以为“弩”字为原字。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苏茂将五校兵救周建于垂惠。马武为茂、建所败,奔过王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弩力而已!’”这里说的还是机械的“弓弩”之力。《永乐大典》残卷之《风雅补遗》有诗:“流年急如箭,发白难再黑。及时不弩力,老大徒蠢蠢。”这“弩力”显然就是今之“努力”义。

第四,方言转化过程中的讹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孩

子”一词的读音其实就应该是“鞋子”才对。我们北方的很多地方至今还将“螃蟹”读成 pánghai, 似“旁孩”的音。天津人称“客”为“qiè”, 音“且”。幸亏没有误写成“且”或者“切”。我不明白为什么东莞县的“莞”, 读作 guǎn, 这是尊重了方音, 却很容易讹为“管”。

第五, 文言向白话转化过程中的错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旧文学进行了宣战, 鲁迅又号召青年人多读外国书, 不读中国书。至今还有人误解为: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读的必要。自从白话文盛行以来, 有几代人对旧文学不熟悉, 甚至文言读不懂, 也听不懂, 这就将“天益斋”读成了“大盖齐”。这样的“大盖齐”青年人现在是不少的吧!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积非成是的现象。什么是积非成是? 就是法不责众, 将错就错, 约定俗成。我们考证语言的目的, 是想使中华民族的语言更加纯洁, 更加科学化。但是, 科学化、规范化也有相对性。中国历史悠久, 语言使用中存在的惯性十分顽强, 如果不是特别不洁不纯的语言, 已经形成特别的表达意义, 不改变是可以的。但是应该知道怎么说是对的, 怎样说是错的。我们的民族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会对语言提出规范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的书也许有点用处。

2004 年 11 月 5 日写毕

2011 年中秋节改定

序言 // I

前言 // I

第一编 正源编——“云雨”、“发财”之类 // 1

- 001 “嫦娥”是谁 // 3
- 002 “云雨”为什么指性事 // 7
- 003 古代的“抽钩” // 12
- 004 “东西”为什么不叫“南北” // 15
- 005 “发财”的出处 // 20
- 006 “光棍”是什么人 // 23
- 007 “馄饨”与“浑脱” // 27
- 008 唐代多“健儿” // 30
- 009 “立马”的故事 // 34
- 010 匡衡是“借光”第一人 // 36
- 011 秦始皇是“坑人”先祖 // 39
- 012 “口福”与“九福” // 43